

歷史空間

# 封建官場生態倒逼出來的「怪胎」

王兆貴

在傳統戲曲舞台上，有一出保留劇目叫《打金枝》，包括京劇在內的全國地方劇種幾乎都有演。《金枝》一詞是皇室子嗣的專有稱謂，這裡是指唐代宗的女兒昇平公主。那麼，是什麼人吃了豹子膽，敢打皇帝女兒呢？這個人叫郭暖，官拜駙馬都尉，大唐名將郭子儀的兒子。

在我國歷史上，駙馬爺固然風光，但畢竟處於賓從地位。在皇權遮天的陰影下，即便與公主琴瑟不調，也只能忍氣吞聲則個，怎敢對金枝玉葉實施家暴呢？昇平公主缺席公壽誕於倫常有虧，換作別人也不高興，但還不至於動手，郭暖之所以敢打「金枝」，與他父親煊赫的地位有很大關係。否則，他酒膽再壯也會有所顧忌的。

郭子儀地位到底有多高，權勢到底有多大呢？有兩個典故也許可以服人。一是說郭子儀平叛勝利後班師還朝，皇上親自為他卸甲；二是說郭子儀一家高官，七子八婿前來祝壽時笏板堆滿了床榻。在封建朝堂上，位高權重的將相風光一時並不難，難的是將無尚榮寵保持終生。郭子儀做到了，他歷事玄、肅、代、德四朝，不僅生前備受寵遇，而且死後累享殊榮，就連墳墓也被特許破例加高一丈。歷朝歷代的史官、史書以及帝王將相對其讚譽有加，後世的官員們無不奉其為楷模。《資治通鑑》在採納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評價的基礎上，將郭子儀一生功業概括為：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極人臣而眾不嫉，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，年八十五而終。其將佐至大官、為名臣者甚眾。」這樣的評價，翻遍史書絕無僅有。那麼，歷史真相如何呢？

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」，這話大致不錯。郭子儀戎馬一生，屢建奇功，力挽唐江山於既倒，舊唐書稱他「再造王室，勳高一代」。這話原本出自唐肅宗之口，看來並不誇張。「功蓋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極人臣而眾不嫉」，這兩句就值得推敲了。收復兩京之前，

戰事尚在進行中，唐肅宗李亨就開始犯愁了，他對李泌說：「今郭子儀、李光弼已為宰相，若克兩京，平四海，則無官以賞之，奈何？」言外之意是：他們的功勞再大下去，朝廷就容不下了，總不能讓他們當皇帝吧。什麼叫功高震主？這明明是有了心病，怎麼能說不疑呢？如果說郭子儀第一次被解除兵權是因兵敗相州所致，那麼他被罷免副元帥之職，充任肅宗山陵使、督建陵陵，則是屢遭詆毀的結果。嫉妒並進讒郭子儀的人不僅有奸宦李輔國、魚朝恩、程元振，還有宰相元載，唐代宗李豫若真不疑他，怎麼會讓他坐冷板凳呢？由此可知，郭子儀的功業並非「主不疑」、「眾不嫉」，只是被他小心翼翼地化解了而已。

在郭子儀看來，化解的最好方法就是把自己全身心地袒露於天光日下之下，讓眾人眼有可鑒，無嘴可說。他府上的大門鎮日洞開，什麼人自由出入。郭子儀的家眷正在梳洗打扮，有部將、屬員前來拜謁、稟報或辭行，郭子儀不但不讓她們迴避，還讓她們端茶倒水遞手巾。家人不解，他笑着解釋說：你們都沒想到吧？咱家吃官糧的馬五百匹，吃官飯的人上千。進無所往，退無所據。假若森嚴壁壘，內外不通，一旦有人結怨，誣我不軌，其中再有貪功嫉賢之人坐成其事，咱全家就會被碎為齏粉。到那時，就是咬着肚臍後悔都來不及了。現今院落蕩蕩，四門大開，即便有人想要羅織罪名也沒證據，我為的就是這個啊。

郭家大院妻妾姬侍成群，來人大多迴避，唯獨對大臣虛杞例外。史書上說，虛杞那張臉就像藍精靈似的，人們都視他如鬼。因此，每當虛杞來訪，郭子儀都要屏退陪侍的姬妾。面對家人的疑惑，郭子儀解釋說，虛杞這個人，外貌醜陋而內心陰險，女眷見了他必會發笑，他焉能不記恨在心？一旦他大權在握，咱家一個都活不成了。不久，虛杞做了宰相，果然大肆誅除異己，只有郭家得以倖免。比虛杞更難纏的，是專權跋扈的好宦魚朝恩。魚朝恩嫉郭子儀的軍功，屢進讒言阻止皇上重用他，總想找機會擠兌他。魚朝恩邀郭子儀同遊章敬寺，人們都認為魚朝恩沒安好心，勸他不要去，非去不可也要多帶隨從，最好內穿鎖子甲之類的護具。郭子儀執意前往，只帶了幾個僕人，也沒穿什麼鎖子甲。魚朝恩見郭子儀這副樣子，感到很奇怪。郭子儀就說，您不知道吧，外面謠言中傷我倆的交情。這次來，還聽說您要加害於我，但我根本不信。說着解開外衣，您看看，我裡邊什麼護具都沒穿。魚朝恩哭着對郭子儀說，若不是郭公您這樣寬厚的長者，這種謠言能不讓人起疑嗎？！這兩件事加起來有一說，叫作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溪」。

能堵住眾人的嘴，不一定能穩住皇帝的心。為了讓皇帝放寬心，郭子儀每次出征歸來，都及時向朝廷交出兵權。好容易前方戰事和緩了點兒，就有人告郭子儀謀反，皇帝放心不下，就詔令他回朝聽職。不管在哪裡，只要他一接到詔書，就立馬回到皇帝跟前。皇上見他風塵僕僕的樣子，哪裡還好意思懷疑他呢？《新唐書》讚揚他：「及大難略平，遭讒甚，詭奪兵柄，然朝聞命，夕引道，無纖介自嫌。」一個

功勳之重、威望之高、際遇之奇、福澤之厚遠在他人之上者，能做到「主不疑」、「眾不嫉」，談何容易？

「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」，這句話就更值得琢磨了。人們眼中的好官，哪個不是廉潔自守、清正無慾，怎麼可能是窮奢極欲之輩呢？郭子儀並非被物慾所吞噬的人，他所以「窮奢極欲」，就是要防備別人「非之」，防備皇帝「疑之」。說穿了，他這是做給別人看的，以表白自己沒有野心。一個蓄有「十院歌姬」的人，怎麼會戀棧權力呢？在封建官場上，面對嚴酷的生存法則，「窮奢極欲」也是一種選擇，甚至是很明智的選擇。如此一來，皇帝也就不會「疑之」，眾人也就不會「非之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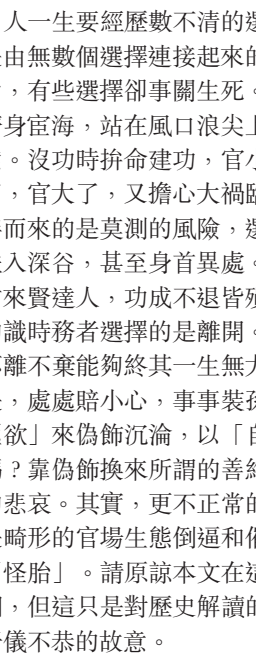
人一生要經歷數不清的選擇，人生的歷程就是由無數個選擇連接起來的。有些選擇無關宏旨，有些選擇卻事關生死。在我國古代，那些躋身宦海，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，活得並不輕鬆。沒功時拚命建功，官小時奮力進身，功多了，官大了，又擔心大禍臨頭。與功名成就相伴而來的是莫測的風險，選擇不慎，就有可能跌入深谷，甚至身首異處。李白詩云：「吾觀古來賢達人，功成不退皆殞身！」像范蠡那樣的識時務者選擇是離開。像郭子儀這樣選擇不離不棄能夠終其一生無大禍，實屬不易。但是，處處賠小心，事事裝孫子，不惜以「窮奢極欲」來偽飾沉淪，以「自污」求自保，正常嗎？靠偽飾換來所謂的善終，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哀。其實，更不正常的是封建官場秩序，是畸形的官場生態倒逼和催生了郭子儀這樣的「怪胎」。請原諒本文在這裡用了「怪胎」一詞，但這只是對歷史解讀的需要，並沒有對郭子儀不恭的故意。

「畫中有話」

圖：張小坂

反法西斯

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們



豆棚閒話

馮磊

# 裸奔的足球與足球的裸奔

有扣人心弦的賽事，就有刺耳的尖叫和球迷的裸奔。

本次世界盃期間，一名40歲的男人一絲不掛地奔上了大街。在裸奔的時候，他遇到了一名教師，面對教師希望他穿上衣服的提議（教師嘛，總是比較正統一點），這名鎖匠揮起了老拳，並因此被警方帶走和審訊。

按照某些人的理解，足球運動是冷兵器時代結束以後最體面的一種戰爭。這種不流血的運動，把力與美的結合發揮到了極致。攻與防，防守與反擊，無不體現出人類數千年以來關於戰爭的深刻理解。這種「球場上的戰爭」雖然極少流血，但是球場外的喧囂卻始終屢禁不止。所以，儘管巴西投入了10萬人的警力，配備了地對空武器、反生化武器甚至防核武器專家小組，但是他們防不住裸奔的球迷。原因是，足球太令人着迷了。

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講，球迷裸奔或許不僅是一種發洩，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展示與實現。試想，在數十億人面前，在眾人狂歡的時刻，撕去外衣的包裹「瘋」他一次，該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的事情！

或許正是出於這種考慮，足球場上的裸奔反而成了一种常態。無足球不裸奔，但瘋癲狂，必以在足球場上的裸奔為最有風度……我這麼寫，估計很多人會表示反對：「你還嫌球場上的麻煩事兒不夠多啊！」

面對這種質疑，我突然想起了經典影片《七年之癢》開頭的一個場景。在素食餐廳中，有位女招待慷慨激昂地進行了一番演說，那個花容月貌的丫頭片子說：「衣服是人類的敵人，沒有衣服就沒有戰爭和疾病，你能想像戰場上兩群赤身裸體的人會相互廝殺嗎……」女招待的觀點讓不少人拍案叫絕，其中有男人，自然也包括大批的女同胞。衣服是靈魂的面具，有了這層面具，人類的私心和私慾才得以掩藏。所以，《聖經》中說，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裡的時候，一開始是赤身裸體的。按照宗教的解釋，彼時彼刻的他們是幸福的，因為他們沒有私慾和牽掛。



網上圖片

古希臘時代是雕塑的黃金時期，那個時期的雕塑無不以展示人體的美為宗旨。此後的美術作品中，衣服漸漸多了起來，自然人類自身的花花腸子也就多了起來。在古代西方的體育賽事期間，各個國家都要停止戰事。有時想起那座著名的雕塑《刮汗運動員》，看到那健壯的男子，你會油然而產生一種聯想：這個男子，分明就是一個剛從戰場上歸來的戰士，他摘掉頭盔，卸去鎧甲，赤身裸體參加比賽。——是比賽讓他成了一個力度與美的展示者，而不是冷酷無情的屠殺者。

如此一番囉嗦，不知是否可以成為大家理解「球場上的裸奔」的一個合理理由？關於足球的裸奔，也有另外一層意思。

來自媒體的報道稱，澳大利亞一家墨爾本郊區的足球俱樂部日前作出決定，強迫在訓練期間表現不佳的選手裸奔作為懲罰。這種體罰+心罰的做法據說已經引發了抗議，澳大利亞的東部足球聯盟稱，他們正在就此事件進行調查。隨後，又有消息稱，這支名為公羊隊的球隊自2000年以來就沒有贏過一次高級聯賽。

上述報道，讓中國的球迷們驚訝了一把。有球迷因此發表評論說，如果把公羊隊的遊戲規則引入中國足球，估計不出10年我們的國家隊就能衝出亞洲。不過，也有球迷為此擔憂。他們說，國內的臭腳太多了，如果讓他們排着隊裸跑，實在有礙觀瞻，沒準全體國民都會抗議的。

——在世界盃賽場上，中國足球一次次地裸奔着。這確實有些讓人心寒。儘管我們都是進化論的信奉者，都認為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好。但是，對於中國足球而言，希望究竟在何方？我們確實不知道啊不知道。

薄扶林故道 之十三

木木

## 天淨沙·北國冬夜

寒空萬里無痕，一彎冷月含情，淡了天涯旅塵。三更燈盡，閒看昨夜星辰。

## 天淨沙·南海清秋

滄桑欲說還休，離情別緒悠悠。遙想海天徑頭，月圓時候，幽泓玉露清秋。

## 踏莎行·夢迴長洲

南國中秋，長洲怒岸，如煙海霧心頭漫。一見到我這樣子，坐在炕沿縫衣服。祖母總會忍不住地感慨道，「白天遊遊串串，晚上借油紡線。」平和的語調裡，透露出輕微的責備和勸勉。祖母的這句格言就這樣，從少年起時常出現在我的耳畔。

## 南鄉子·思歸

歸思起蘭亭，欲把滄桑作笑吟。偶夢兒時陶氣處，熒熒。月灑村頭小樹林。

歸夢了無痕，卻見青春伴遠行。自古輪迴家國事，縈縈。老邁還鄉少啓程。

## 古風·鴻雁

鴻雁凌虛，俯仰天地，風塵茫茫，但求知己。

鴻雁欲飛，罡風勁吹，前路有險，後路無歸。

鴻雁回首，燕雀啾啾，相諧成趣，其樂悠悠。

鴻雁翼展，不忍留憾，春蠶絲盡，蠟炬淚乾。

來鴻

王江鵬

# 鄉間祖母的格言

小的時候貪玩，每每都是放學後玩得昏天黑地，這才想起來還有課餘作業。儘管百般不情願，仍然無奈地臥在小桌子上手忙腳亂地趕作業。

一見到我這樣子，坐在炕沿縫衣服。祖母總會忍不住地感慨道，「白天遊遊串串，晚上借油紡線。」平和的語調裡，透露出輕微的責備和勸勉。祖母的這句格言就這樣，從少年起時常出現在我的耳畔。

祖父很早便去世了，去世時父親尚在襁褓之中。而那時祖母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，父親是老么，上面還有我大伯和兩個姑姑。

由於祖父去世得很突然，家裡又沒有

什麼積蓄，一下子拉扯四個孩子的重擔便落在了祖母肩上。加上，同一個屋簷下，又住着祖父那幾個兇悍的弟媳婦兒。家裡少了主事的，祖母的日子便過得異樣艱難。妯娌之間的白眼，受的着實不少。

那個時候，鄉下人家除了侍弄田地外，鮮有別的出路。除非出門學個手藝，才能養家糊口。而祖母一個人一年四季，不但要忙活著灑麥種、收秋。還要想別的辦法來應付家裡的柴米油鹽和孩子們上學，從來難有半天閒工夫。更別說「白天遊遊串串」了。

等到後來上中學，讀到白居易的「復有貧婦人，抱子在其旁。右手秉遺穗，

左臂懸敝筐」的句子時，便突然想到，這不是祖母當年的情形嗎！一個無依無靠的婦人，在那樣一個饑饉的年歲裡，將四個蓬頭稚子撫養成人，並且有了各自的家家。這樣的平凡與偉大，令自己對於祖母，也使漸漸起了一層深深的敬意。

如今，自己早已一天天長大，已不再是當初的那個懵懂的混小子了。對於自少年時代便常常響起在耳邊的祖母的那句格言，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和感動。因為，這是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，對所疼愛的晚輩最真摯的勸勉，是她人生所琢磨出的最樸素的格言。

生活點滴

吳翼民

# 太湖三白

外埠人到蘇州無錫觀光，問起當地有什麼美味可品，「太湖三白」是必定會被推薦的。所謂的「太湖三白」指的是出產於太湖的銀魚、白蝦和白魚。銀魚白得銀光閃閃，白蝦和白魚也都白得晶瑩剔透，「三白」都讓人看着養眼，吃着可口，與太湖山水一樣討人喜歡。如果說太湖山水是眼的「美景」，那麼「太湖三白」是舌尖上的「美味」啦。

從前太湖裡「三白」資源極為豐厚，並且品質一流，自從近年來太湖富營養化日趨嚴重，「三白」資源便大打折扣，品質也有所下降。政府部門採取了一系列優化水質和休漁措施，「三白」總算得以延綿不絕，還能時見於百姓的餐桌。

「三白」中銀魚最為嬌嫩，傳說是西施投太湖後其瑩潔的肌膚所化。這傳說美則美矣，但讓人在品嚐銀魚鮮嫩美味時會引起異樣的聯想，——「吳越春秋」造就的絕世美女竟然幻化成了絕世美味，可見「食色」相通，皆人之大欲。銀魚作羹、炒蛋、炸脆皮銀魚等都是吳地名饈。其中最出名的是銀魚專菜羹，墨綠的專菜配上潔白的銀魚，都是太湖特產，都透鮮柔和，最典型的吳韻口味。晉人張季鷹見秋風而思專羹，也許思的是銀魚專菜羹，因為他的故鄉太湖之畔最著名的就是這道名羹哩。

白蝦同樣的鮮嫩，是穿了「軟鎧甲」的銀魚，如果逢上初夏時節，白蝦雪白的身體裡有了胭脂紅的蝦子，美觀更美味。吳人除了剝食本色的鹽水、生抽或油爆白蝦，最多的是出蝦仁吃。這白蝦「出肉率」特高，十出其六七，蝦仁細嫩鮮美，來一盆清炒蝦仁或雙色蝦仁，那一桌菜便身价陡升。太湖畔的主婦還喜歡將白蝦煮曬成蝦乾，就成了一四季男人的吸酒菜呢。一次我在無錫品嚐太湖船菜，會做生意的老闆娘臨別給每位客人附送一隻迷你籬籃裝的白蝦乾，讓你回家後依然可以品嚐美味的湖鮮，你這不將「太湖三白」帶回家了嗎？

比之銀魚和白蝦，太湖白魚堪稱是湖中的巨無霸啦，我見過最大的野生白魚達三十斤左右，翹着嘴巴瞪着眼睛煞是霸氣。這魚體態頗長，狀寒光閃閃的一把大刀，於是湖畔有了附會白魚的民間傳說。說的是清初太湖漁民起義領袖赤腳張三神勇無比，一次在太湖被清兵團團圍困，在船上赤手空拳無法脫身，清兵一聲令下，施放亂箭，赤腳張三突然從湖面上取過一把雪白的長刀飛舞起來，亂箭遂不得近身，紛紛掉落，一個個開腔，張三跳水扎猛子逃遁，清兵近船視之，船上唯餘一條喘息的大白魚在。原來，張三適才擋箭之刀乃白魚也。我比較長江刀魚和太湖白魚，長江刀魚充其量只能是「水果刀」或「匕首」一類，太湖的大白魚才算得上威武雄壯的「大砍刀」也。白魚肉質類江之鱈魚、海之鯊魚，細膩肥嫩鮮美，以清蒸而得其本色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在師範讀書，有位副校長是位美食家，每天都吃清蒸白魚，偏偏把鹽漬的魚段放在窗口晾着，看得我等窮學生羨慕眼饞不已。那時我遐想，將來有了錢，也一定天天吃白魚。但過後很長一段日子，錢也許是有了，白魚則罕有；終於最

近幾年，得以人工培育白魚了，並且口味與野生白魚相彷彿，真是功德無量啊。由於經常能吃上白魚，也覺得平常不稀奇了，還還想着如今白魚能家養了，還不知有沒有老一輩說起過的「白魚陣」生成？

老一輩津津樂道的「白魚陣」可是太湖和江南其他河湖的一大壯觀極了的自然生態現象呢，——每年初夏，白魚集中交配產卵，大規模洄游，不知其幾千萬尾白魚順着一個方向推波助瀾在水中游弋，奔騰着、翻滾着、呼嘯着、魚鱗閃耀着，浩浩蕩蕩，勢不可當，若一條銀白色的激流，連捕魚高手也瞠目結舌不敢靠近，甚至還要焚香禱告，視為神靈。

——呼，大自然傑作「白魚陣」何時能重現啊？



太湖的銀魚 網上圖片